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7月23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常元慧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曾艳



市集里的哲学

□刘志伟

退居二线的人，总爱往集市钻。这也难怪，从前公务缠身时哪得这般清闲，如今终于有空在喧嚣里打捞些人间烟火气。我那位朋友便是如此。

他总是迈着从容的方步在集市里穿梭，与小贩们讨价还价，拎回些瓜果梨桃。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可有时归家，却免不了憋一肚子气——鹅蛋是坏的，西瓜是糠的，诸如此类。他向大家诉苦时眉头拧成疙瘩，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。

座中便有人打趣：“您久居高位，哪里懂市井里的门道。那些小贩眼睛毒着呢，一眼就瞧出您是生手，不赚您的赚谁的？”

又有人接话：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小贩们若不要些小伎俩，怎在这夹缝里立足？”

更有人断言：“十商九奸，自古皆然。”

众人议论得热闹，唯有一人始终含笑不语。问他看法，只淡淡道：“悦纳自然。”

我起初不解其中深意，后来才慢慢品出滋味。集市本该是这般模样，有赤诚也有算计，有新鲜欲滴也有腐坏变质。我那位朋友从前所见的，不过是被精心过滤过的世界；而今亲临市井，才算触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小贩们日日守在摊前，他们认得熟客的脚步声，也辨得出生手的生涩。多数倒还好，难免有一小撮人，对熟客或许会留几分情面，对生手便不免要施展些生存技巧。这也不算什么，不过是在烟火人间讨生活的小聪明罢了。

我想起幼时跟着母亲赶集，她总能在乱堆的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，在活蹦乱跳的鱼群里选到最鲜的一尾。那不是天生的本领，是经年累月与市井打交道磨出的功夫。如今城里人大都失了这种能耐，只能在超市货架上取走包装精美的商品，连讨价还价的乐趣都无从体会。

我那朋友遭遇的，其实是重新学习生活的第一课。鹅蛋坏了，西瓜糠了，下次他自会学着亲

手挑选。这过程固然不痛快，却是人生必经的修行。

至于“悦纳自然”四字，细想竟藏着大通透。集市如人生，有善有恶，有真有伪，全盘接纳便是。不必因几次受骗就愤世嫉俗，也不必天真到以为世间处处是净土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集市渐渐散了。小贩们收拾着没卖完的货物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明日还会准时出现，带着新鲜的、或许掺了点瑕疵的货品。而我的那位朋友，或许也会再来，眼底比昨日多了一分审慎与了然。

生活从不是教科书，却总在这样的烟火气里，不动声色地教人成长。



细梦

□包利民

并不是那种情节很完整的梦，也不是有着难忘细节的梦，而是很短的梦，几乎没有内容，却会在心底留下不散的印痕。我喜欢那样梦着的时刻，更喜欢醒来时琢磨不定的回味。

那年夏天和友人登山，下山途中在一处溪水旁的草亭休息。我坐在那儿，靠着亭柱，长风轻唱，溪水流淌，鸟鸣时远时近，我就在这些美好之中，忽然睡去。似乎只是片刻，就醒了。可我却做了一个那么细小的梦，细如帘缝钻进来的风，小如阳光下的微尘。只记得我是躺在山溪里，清清凉凉的水如时光一般从我脸上身上淌过去，把阳光过滤得只剩下明亮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一直于恍惚中想着这个梦，头脑中徘徊着“年华”“光阴”等词，便越想越痴。这个梦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在我心底生长出那么多的联想。

有一个晚上，我翻看学生时代的日记，里面竟然记录着好几个这样的细梦。初三的某个下午上课，靠窗而坐的我，被一片夏日的阳光轻拥着，老师讲课的声音就把我催眠了。被老师的粉笔头叫醒时，也只是过了刹那，面对老师的冷脸，我却不不停地笑，笑得同学们都莫名其妙，笑得老师终于爆发。可即使站在教室后面，我的目光依然缠绕在窗外的那棵树上。因为在那么短的小睡里，竟有着一个神奇的梦。不知是我变小了，还是树叶变大了，我就躺在树叶上，点点滴滴的阳光和风从枝叶间落下来，洒在我的身上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我早忘了曾经教室里的那个短暂的梦，可在我当年留下的字里行间，却仍能重温彼时的种种。那是时光留给我的礼物，让我在沧桑后能重逢那样清澈的心情。

有一篇日记，让我笑出声来。原来，我竟然在考场上睡着过，而且还做了梦。那是高一时的一次期中考试，第一节是考语文，我在写作文的时候睡着了，也就睡了几分钟的样子，梦里试卷上的字都活了过来，如一群蜜蜂围着我飞舞。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梦，却让我流连许久，等回过神来，发现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分钟，可我竟然一点不急，极为顺利地把作文写完了。

那个晚上，我翻着日记，与曾经的那些细梦一一相遇，鲜活了许多的记忆与眷恋。其实，在这样的情境里，多想也能忽然睡去，然后有着一个小小的却又动人的梦。只是，在沧桑的三十年后，蒙尘的心再难遇见那样的梦。偶尔的几次，也都是于尘世劳碌中暂得脱身，腾空了心里的荒芜，才有了容纳细梦的空间。

虽然是可遇不可求，但那些梦的种子，却一直在生命里沉眠，某一天会被路过的风唤醒，在阳光下生长出许多不期然的感动。



教母亲接受爱意

□张周英

午后的阳光带着初夏特有的慵懒，透过窗棂斜斜打在地板上，浮尘在光柱里安静地舞蹈。难得这样一个清闲的午后，母亲衣橱里塞得满当当的衣服，像是在邀请我，解锁它的秘密。

手指拂过一件件熨帖平整的旧衣裳，薰衣草香混合着淡淡的樟脑气息送入鼻腔。一个系着红色丝带的小巧礼盒，静静地躺在小碎花裙下面，藏在角落里。这件裙子我印象很深，是我参加工作后用第一笔工资为母亲挑选的礼物。轻轻打开盒盖，奶白色的珍珠项链规矩地躺着，吊牌孤零零地悬挂着，边缘微微泛黄，我一度以为母亲不喜欢，却在那个谈心的午后找到了答案。母亲说，她在给我攒嫁妆。

嫁妆？我的心被狠狠撞击了一下，习惯性地为子女着想的母亲，似乎从来不懂得如何坦然接受子女的付出，也怪我，从未教过她。

日子穿过云层，一呼一吸间来到周末，有了上次发现母亲给我“攒嫁妆”的经历，我决定带母亲去消费。到饭点了，母亲照例打开冰箱备菜，我赶紧拦住她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让她跟我一起出去吃饭。“家里什么都有，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”母亲始终担心浪费我的钱。我反复强调是我馋了，母亲才稍稍松口，我赶紧拉着她出门。

吃完饭回家的路上，月辉映照在村里的小路上，快到门口时，遇到了邻居李阿姨，“怎么这个点从外面回来？吃过饭没？”我刚想回应，母亲抢先一步说：“在外面吃过了，女儿请的。”我吃惊地转过头，看向神情骄傲的母亲，渐渐和刚刚在火锅店时，担忧我破费的母亲重叠。原来，母亲并非不渴望子女付出，只是这渴望被更深的担忧所隐藏。母亲悄然“炫耀”的子女孝心，如同昙花一般，绚烂极了。

我以为我已教会母亲接受子女的爱意，却在那个夕阳染红天空的下午，这幻想被打碎了。我下班回家，母亲在客厅打扫卫生，她哼着上世纪的老歌，没一句唱在调上，尽管如此，我也不忍打扰她的雅兴。我抢过母亲手中的拖把，拉着她的手抬高，脚下是凌乱的舞步，依稀能看出些华尔兹的风骨。母亲突然“嘶”一声，把我吓坏了，在我的反复追问下，母亲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实情。上周，她踩到一块没放好的布，不小心滑倒了，现在还没好利索。我抱怨母亲没及时告诉我，她却道：“你上班忙，我没事，养养就好了。”

原来，母亲还是没学会爱自己。想起自己小时候，饿了找妈妈，下雨了找妈妈，在接受母亲的爱意上，我是如此坦然。

那条作为嫁妆的珍珠项链，那顿小心翼翼点餐的晚饭，那次刻意隐瞒的伤痛，如同散落在夜空中的繁星，以爱之名，悄悄串起。原来母亲的“笨拙”，全是把爱往深里藏的样子。没关系，让她学会接受的路，我会继续陪着她慢慢走。